

## □ 值年园地

开始新的人生？

永难忘记的是2010年毕业二十年时的重聚，望着同学们渐渐离去的身影，心里涌出酸楚与不舍。也许在那一刻，我们才开始懂得，1990年，我们人生第一次大学毕业时，同学们是怎样的一种心情。

然而时间并不会给我们太多的不舍。

站在50岁出头的窗口，尽管期待着我们还有下一个30年，但是这个30年，就像当年毕业季的一个一个送别，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”下一个30年，真的并不是每位同学还能相见。

这就是人生。走过的路多了，难免喜

欢起苏轼的一句话：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——人生就是一场艰难的旅程，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，或走或停，就这样慢慢地走完人生的征途。

但是还有下一句，“但愿初相遇，不负有心人”——我想，已是半百之年的我们，没有人以为这是情话，只愿当初认识的那个你，不会辜负我们之间的相约，正如这次清华大学1985级1990届毕业30周年庆一样，“85/90再同学”，愿我们还是当初的清华五字班。

亲爱的燃五班同学们，感恩，在最美的青春年华，有你、有我，一起走过……  
(特别感谢杨传忠、马云翔等叙述补充)

# 我的同学

○何朝晖（1985级机械）

1985年我们入学的时候，校园里到处悬挂的是“工程师摇篮”的标语，可能大部分学子的人生愿景也是成为一名工程师。时过境迁，30年后，从清华园走出去的工程师们个个都是清华的骄傲。

老柳，字成林，河北唐山人，身材修长，现在是硅谷某IC企业的资深专家。老柳平时话不多，从不人云亦云，但人缘极好。他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，总是招牌式地“嘿嘿”一笑，然后冒出一句“把你牡丹得”（意思是“把你美得”）。

保国，姓吕，山西运城人，读书特别认真。我们上学那会儿，清华自习教室一座难求，班上的同学要到自习教室占座，只要告诉保国一声即可。保国毕业设计选择的是焊接材料方向，一天到晚在实验室磨样、看金相，枯燥无比，保国却乐此不

疲。保国如今是国内稀贵金属研究和加工领域的大拿。回过头来看，他人生开挂不是没有缘由的。

老二，丛波，因崇拜系主任潘际銮院士而报考了焊接专业。要知道老二当年的高考成绩可是名列四川省三甲，只要他愿意，进清华的任何专业都是毫无问题的。老二一口四川腔，说话特认真，如同他的学习和对专业的坚持。老二毕业后进入成都焊接研究所工作，后来创业，一直没有离开焊接专业。

除了老柳、保国和丛波，后来做了工程师的，还有丁正东、丁树森、朱利民、谭喜、华兵、韩学、冯卫东、郝建勇、王建锁、章勃等。

这里面的大部分人都有一个特点——酷爱足球。印象中，班里既没有艺术特长

生，也没有体育特长生，因为有这么多人喜欢足球，足球自然顺理成章成为了“班球”。冯卫东、林建伟、华兵、张洪泉、谭喜、王建锁、韩学、郝建勇、柳成林、丁正东等后来都成了足球好手。记得曾经有一段比较疯狂的时期，中午刚吃完饭，班里大部分男生都要去东大操场南边的小足球场踢上一场。

这帮足球大神中，谭喜给我的印象最深。谭喜是广西人，个子高高，踢球的时候喜欢盘带，两只手甩来甩去。因为个高的缘故，似乎腰怎么也伸不直。谭喜踢球像读书一样投入、认真。记得快毕业那一个学期，他的腿都被人踢断了。

韩学、华兵、丁正东、王建锁和谭喜住同一个宿舍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年的7号楼226室真可以称得上是“足球之家”了。虽然都喜欢踢球，但韩学和谭喜不一样，完全是另一种类型。韩学戴着厚厚的眼镜，嘴里喊着球友的名字，直着腰咚咚地就冲过去了。除了喜欢足球，韩学还可以说是一个文学青年，喜欢读小说，也喜欢写，不过以情书为主。据说，他的初恋女友在他的家乡呼市（呼和浩特），人长得特漂亮。韩学写情书的时候才思敏捷，大概和这有很大关系吧。

华兵的特点则是速度快。记得有一次焊五联队对阵压铸联队，华兵前场接球后，快速前插，在对方两名身高马大后卫的夹击下，飞身冲了过去。两名比华兵高半头的后卫被撞倒在地，华兵继续带球直奔大门而去。足球场上难免肢体碰撞，也有火气大搂不住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要靠身材健硕的洪泉同学了。他带着他的标志性动作——用食指自下而上将细绳代替镜腿、一个镜片出现多条裂纹的眼镜推上鼻

梁，大喊：“哥们！等等！”果断冲上去，把行将动手的双方隔开。他靠着男子汉的勇气、义气、彪悍把大家劝和，并重新拉到场上继续以球会友。从此扬名立万曰：“谁敢横刀立马，唯我洪泉。”对足球的痴迷，成就了洪泉的高超技艺。他为足球而生，也过早倒在了足球场上，但愿天堂也有足球！

王建锁，老家河北，因为面相成熟，大家亲切地称他“老头”。建锁为人憨厚朴实，但在足球场上却像换了一个人的，脚头硬朗，球风凶悍。

我们班真正的足球第一人是冯卫东。卫东高中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四中，人特别机灵，学得轻松，足球也玩得出神入化。他脚法细腻，带球过人如入无人之境。

林建伟，来自美丽的鼓浪屿，也是一个足球好手。因为人长得特别瘦，人送外号“阿棍”。踢起球来，建伟身体轻盈，动作灵敏。除了酷爱足球，围棋、桥牌、军棋他也样样精通。更有几分小资情调，交友甚广，尤其对女孩子特别贴心。拿现在的话说，典型的“暖男”。

郝建勇，天津静海人。为人耿直，性格豪爽，讲义气，说话做事干脆利索，从不拖泥带水。因与霍元甲同乡，且有点神似，人称“老霍”。他毕业后一直从事本专业或相关工作，先后在天津焊接研究所、大唐电信工作。

章勃，典型的书香门第出身，从小在清华园长大。一到周末就可以回家，不免有几分让人“羡慕嫉妒恨”了。为人幽默风趣，非常善于调节气氛，有他在大家都感觉很轻松自在，妥妥的“活宝”一枚。

从入学到毕业，五年时间班里先后经历了四任班长。吴益文是第一任班长，也

## □ 值年园地

是第一个党员，还担任过年级党支部委员。老吴来自“魔都”上海（虽然当年没有这个称谓），浑身上下散发着特有的“魔力”——成熟的气质、温文尔雅的举止、饱含磁力的男中音，加上几分忧郁的眼神。大家刚来还不大熟的时候，他像大哥一样，把大家团结到一起，一步一步把班级建设领入正轨。老吴现在在上海海关工作，是材料检测的专家，他主导和参与制定了多项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。

李晓冰是第二任班长。虽然生得文弱，但在历任班长中，晓冰是很有定力的那种，讲原则，好辩论，上进心强，颇有儒将风采。祖籍山西长治，得晋商古风熏陶，自身坚持努力，服务“兵部粮草总管”。

第三任班长是张子玉。子玉老家辽宁营口，虽然身材不算高大，但做起事来却是典型的东北人风格，说话斩钉截铁，做事雷厉风行。喜欢下围棋、打桥牌，班里组织这类活动，他一定是C位。子玉很重乡土情谊，毕业后回到老家营口，志在建设家乡。

丁正东是最后一任班长。老丁是江苏

盐城人，个子不高，胖乎乎的，说起话来一口正宗的苏北腔。作为班长，老丁可以说站好了最后一班岗。毕业的时候，他是最后一个离校的。送别同学离校时他从未流过眼泪，谁知等到最后他自己要上火车的时候，一下子完全崩溃了，是两个列车员把他拖上车的。

江苏籍的，除了丁正东，还有一位来自扬州瘦西湖的肖大胖。大胖大名肖平，因为长得白白胖胖而得名。属于班上少数绝顶聪明、学有余力的那种存在，也是当年班上唯一一位免试保送入学的高人。想当年，多数同学学起这门力学、那门力学来颇有些头疼，他愣是拿下了力学双学位。对于竞技类活动（桥牌、四国大战等），大胖好当裁判、评论员。他的点评，犹如评书，比实战更精彩。如果没有他在，一场大战那可是逊色不少。

刘文言是班上第一任团支部书记，来自山东梁山，虽是梁山好汉后裔，但为人温和谦逊，毫无好汉的豪气和霸气。治学严谨扎实，毕业后献身国防，从事前沿材料研究成绩斐然，后来又回到中国矿业大学教书育人，传承了班主任刘老师的衣钵。

林卫滨、韩黎、夏志东，是班里仅有的三朵金花，宝贝得不行。林卫滨，同学们都爱叫她小林，来自北京，有一股小家碧玉的玲珑劲，眼睛里永远透露着机



大学时代班级合影

灵。她性格开朗，大山侃得温文尔雅，是我们许多男同学的梦中女神。可惜的是，小林入学前早已名花有主，个别同学纵是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赢得美人心，至今仍是咬牙切齿、扼腕叹息。韩黎，河南郑州妹子，不但活泼开朗，而且任何时候都自带一股公主气，是我们班的小画眉。夏志东，看名字以为是个男生，老家江西丰城。作为学霸的存在，小夏同学的课堂笔记堪称一绝（不知如今身为大学教授的夏同学有没有将此绝技传给自己的学生），考试前那是绝对的香饽饽，对某些同学顺利通过考试起到过非常关键的作用，比如阿香。

阿香，大名商华忠。“阿香”这一雅号的来历无从考究，想来应该是他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浙江音，自报家门的时候别人把“商”听成了“香”吧。阿香的商业天赋很早就得到了展现，当我们还在懵懵懂懂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候，他就校园里做起了复印、器材等生意，赚起了老师们的钱，也帮助了不少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勤工俭学。

朱利民，人称“老朱”，和阿香一样祖籍浙江，但生在新疆。虽然一度也和阿香一样在校园里展现出“浙商”的天赋，名噪“华实”，承包印刷厂、办复印社、晒彩照。当年许许多多博士、硕士的毕业论文都出自老朱的精心包装，不过哪位博士没能毕业，那一定也是被老朱害的。但他后来却鬼使神差地当起了工程师，扎根之地既非北、上，也非广、深，而是伟人故里湘潭。他任总设计师研制的“杀手锏”某电传动战车，参加了国庆50周年大阅兵，并荣立军功。

真正老家湖南的也就我一个人。我们

那一届全校有二十多人名叫“朝晖”，都是源于毛主席的名句“芙蓉国里尽朝晖”。我个子不高，性格比较内向，虽是理工男，但平时喜欢舞文弄墨。毕业20年后，我离开机关下了海，和妻子一起办起了园林公司，这个谁也没有想到。

张家光，和老何堪称半个老乡，来自湖北公安。因为个子很瘦小，又长着一张娃娃脸，得了一外号“小孩”，也有同学叫他“长加宽”。张家光个子小，年龄也小，行事比较随性。刚入校时脚踩一双拖鞋参加各种活动，率真得紧。他数学功底十分了得，是班上第一任数学课代表，深得同学喜欢。

最后不得不说说另一个老丁，丁树森。老丁是北京顺义人，好像还是二锅头之乡——牛栏山的，但他的酒量却相当一般。老丁是个闷葫芦，爱琢磨事，冷不丁冒出来一句，语惊四座。老丁后来和小夏喜结连理，他是如何在与这么多男同学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，至今无人得知。关于老丁，有一件事大家都记忆深刻。那次是班里组织秋游去黑龙潭，老丁拍照的时候，不慎将相机套掉落到陡峭的山坡上。为了“抢救”相机套，十多个同学紧急组成“人链”，靠手拉手、皮带牵引等手段，终于将相机套从翻滚的河水旁边救了回来。回想起当时的情形，大家至今都有点后怕。

在人生最美丽、最富激情的那段青葱时光，我们徜徉在清华园中，有幸且有缘走入焊51班这个团结、友爱的大家庭，经历了许许多多。优良的班风由我们一手打造，也滋润着我们一路成长，伴随着我们走入社会、步入职场，并将永远珍藏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。